

# 江华岛

宋 影 著

王文光译



## 目 次

江华島 ·····	1
爱国者 ·····	113
关于作者 ·····	209

江 华 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时 間** 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

**地 点** 北京——朝鮮江华島

**出场人物**

**张天鎖**——漁民。

**崔彦年**——张天鎖的妻子，洪錦兰的乳母。

**张大成**——张天鎖的次子，炮兵队长。

**张必成**——张天鎖的三子。

**张成玉**——张天鎖的女儿。

**洪錦兰**——实学派民兵队长洪善九的女儿。

**宋德山**——青年农民，洪善九的学生。

**朴益权**——突击队长，洪善九的学生。

**太长春**——鉄匠，洪善九的学生。

**胖 姑**

**胖姑媽**

**裕福媽**

**江界老猎人**——民兵队长。

**德山青年**——民兵队长。

**鱼在云**——江华鎮撫营鎮撫中軍。

**李壮远**——江华守将，先鋒官。

**江华留守**——兼鎮撫使。

政府代表——兵曹参判。

政府随員

白永鎮——行軍主簿，兵曹参判的心腹。

老 卢——漁民，天主教徒。

南益相——天主教徒，洪錦兰的舅父。

第三炮炮长

第五炮炮长

獄 卒

軍中听差

軍士多人

男女百姓多人

鑣 伍——美国駐北京公使。

夫 人——鑣伍的妻子。

修伯特——舰长，海軍武官。

莫斯卡——陆战队队长。

布勒依克——派洛斯号舰长。

斯奇利——摩多克西号舰长。

罗佐斯——海軍提督。

苛罗伯尔——牧师。

公使館書記官

海軍監視兵、联络兵多人

陆战队第一、第二、第三中队中队长

陆战队直属中队中队长

陆战队第一、第二、第三小队小队长

其他美軍士兵多人

## 第一幕

**地点** 北京美国公使館。

**時間**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某一天上午。

**布景** 公使館客厅。虽然是洋房，但室内却是参照中国式样布置的。正面是中国式半月形的大窗戶，左边门通公使室，右边门通外面走廊。窗外远远地可以看得见宫殿。壁炉頂上放着地球仪和一座小小的女神石膏像。一边放着一架旧式留声机，留声机旁边有一盆水仙花。室内放着一张鑲贝壳的黑紫檀木桌子和几把椅子，此外还有一张鋪着虎皮的沙发。一边墙上挂着亚洲略图，特別在朝鮮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大紅圈。

还挂着一座发出布谷鸟叫声的挂钟，挂钟旁边放着衣架。衣架上挂着一件黑皮大衣和一頂軍帽，象示威似的，非常显眼。

挂在窗戶上面的玻璃鏡框里，有一张大軍舰的照片。舰桥上星条旗在飘扬，构成一个特写镜头。

幕启：苛罗伯尔坐在壁炉前面打盹。（他是个传教士，会讲一些朝鮮話。对东洋历史，特别是朝鮮的风俗习惯頗为熟悉。身着黑色西服，胸口挂着一个大十字

架。表面看来和蔼可亲，其实却是个非常阴险狡猾的伪善之徒。)

〔时钟正敲十点。

〔苛罗伯尔听到钟声，睁开眼睛，掏出怀表对时间，由于等得太久了，他似乎非常疲倦。为了不让自已再打瞌睡，翻开书来看。

〔稍停。

**书记官** (上)主教，劳您久等了，他们这就出来。

**苛罗伯尔** 怎么，吃饭要吃一小时……

**书记官** 要谈的话多嘛。

**苛罗伯尔** 跟夫人谈？

**书记官** 不，是和海軍武官商討一件重大的事情，昨天夜里谈得很晚，今天早上又继续谈。

**苛罗伯尔** 和海軍武官？

**书记官** 是呀。

**苛罗伯尔** 谈些什么？

**书记官** (指着地图上的朝鲜，意味深长地笑着)牧师，您大概也能估计到吧，就是为这个问题……

**苛罗伯尔** (点点头，好象明白了)啊——所以叫我来……

**书记官** 也许是这样。为的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到亚洲的心脏北京来？

**苛罗伯尔** 对，(对着地图)现在要把朝鲜……

**书记官** 牧师，您去过朝鲜，想必知道，朝鲜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苛罗伯尔** 不过，朝鲜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書記官 所以，要稍微动一些脑筋。

苛罗伯尔 (在室内来回踱着)真太过分了，說好了，叫我飯前早点来……(打算敲公使室的门)

[这时，门开了，修伯特上。修伯特，是个傲慢而又阴险的海軍大校，海軍部軍需系統的作战軍官，会耍一些外交手腕，所以被派来当公使館的海軍武官。一八六七年任瓦楚塞浦号舰长时，曾以就舍门号事件对朝鮮政府提抗議为名，騷扰过朝鮮沿海一带，富有侵略經驗。

苛罗伯尔 公使呢？

修伯特 马上就来。(穿大衣)啊，真晒……

苛罗伯尔 又要上哪儿去？

修伯特 去接人，罗佐斯提督快要到了。

苛罗伯尔 是亚洲舰队司令官閣下嗎？

修伯特 (自言自語地)咱們又在做一件有趣的事情了。(向苛罗伯尔)主教先生，也許正是为这件事才請你来的。我也不一定非去不可……書記官，請你去接一下罗佐斯提督吧。

書記官 是。

修伯特 准备马车！

書記官 是。(下)

苛罗伯尔 可別以为它是个小国就瞧不起它，不管怎样，它也有几千年的历史……

修伯特 嘘——(撇嘴)有几万年的历史又怎么样，何况它在东方也是个落后的封建王国。

苛罗伯尔 不过……

修伯特 怎么, 牧师, 你不是也和我一起去过一次吗? 这都已经四年了。那是舍门号被朝鲜人烧掉的第二年——一八六七年……

苛罗伯尔 是啊, 那次结果怎么样呢? 原以为只要我们的军队一到, 朝鲜人就会害怕, 就会把舍门号上的美国人的消息乖乖地告诉我们, 可是, 结果怎么样?

修伯特 当时, 我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这里, 舍门号着火沉没了, 船员不可能还活着, 而且, 就是知道他们已经死了又有什么用? 只不过是以此作借口, 来测量海岸线, 调查情况, 为镇压朝鲜做准备罢了……

苛罗伯尔 话倒说得好看, 可我们真正的目的达到了没有? 不仅朝鲜官方提出了严重抗议, 最后, 朝鲜人民还一阵石头, 把测量仪器砸得粉碎……我们碰了一鼻子灰, 只好撤退……

修伯特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武力。对付这个小小的国家保险没有问题, 从现在起, 该瞧咱们的了, 懂吗? 好心肠的苛罗伯尔先生, 来——(傲慢地递给他一支烟)

[稍停。]

[鑲伍同他的妻子談着話上。鑲伍是个英国贵族式的冷酷而又神经质的男人, 身材高大, 长着白络腮胡子, 戴着夹鼻眼镜, 五十多岁, 非常肥胖。美国南北战争时立过功, 因而成了大矿主。]

[鑲伍的妻子年近四十, 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她的举动使人联想到酒店里的女招待。]

鑲伍 让您久等了。

苛罗伯尔 哪里, 哪里。

夫人 主教先生，这次您可以真正地传播上帝的福音了。

苛罗伯尔 还有假的么？

夫人 哈哈……祝您成功……

苛罗伯尔 謝謝您，夫人。

鑣 伍 苛罗伯尔牧师，有件事要您辛苦一下。

苛罗伯尔 是。

夫人 喂，我去接罗佐斯提督，他是我年轻时候的朋友，又是救命恩人……

鑣 伍 (用不大高兴的口吻)他马上就会来的。

夫人 你該不会限制我的自由吧？

鑣 伍 有关政治和生意方面的話……

夫人 談那些对我也沒有好处……(下)

鑣 伍 具体情况，呆一会儿就知道了。反正这次一定要干，这是鉄定不移的……

苛罗伯尔 又是提抗議？

鑣 伍 不，是直接采取行动。不久前，我們接到了总统閣下的指示。

苛罗伯尔 啊，就这么毫无理由地……

鑣 伍 不，理由很充足：焚毀舍门号、杀戮船員、两次用暴力回答我們提出的抗議，甚至褻瀆我国神圣的星条旗！  
(杀气騰騰)

修伯特 他們不仅不了解我們文明国家的真正的用意，而且也不知道新式武器的厉害。

苛罗伯尔 这么說，是要发动战争？

鑣 伍 話不能說得那么露骨。过去，我們的軍艦都是一艘一艘地开过去的，又沒帶兵，所以朝鮮人才敢于頑抗，可

是这一次……

**修伯特** 如果他们看见我们整个舰队的雄姿，马上就会挂白旗。

**苛罗伯尔** 可不能想得太简单，一八六六年有过法兰西舰队失败的先例。它们正是在我们舰队将要开赴的朝鲜，（更强调地）正是在江华岛遭到失败的。

**饒伍**（讽刺地）苛罗伯尔牧师先生，万能的上帝是和我们在—起的。（又杀气腾腾地）我们合众国从建国之初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无往而不胜。我们打败了象西班牙和英国那样的竞争者，制服了墨西哥，尤其是南北战争的胜利，使北美洲几乎全成了我们合众国的领土。现在，连这亚洲也……

**修伯特** 我们将象诺亚时候的洪水，吞没绿色的山丘、辽阔的原野……

**饒伍** 怎么样？

**苛罗伯尔** 亚洲有着许多捷足先登的其他强国的舰队，尤其是有新近发展起来的日本。

**饒伍** 日本？（嘲笑地）日本还跟猴子差不多。论武器，它一件新式的也没有，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只能当我们的马前卒。

**苛罗伯尔** 就拿这满清来说，也几乎全都是英国人的工厂和商店。

**饒伍** 英国！只要揭掉它那一层光滑的表皮，还不就是一副骨头架子。和我们大美国简直不能比，真是太丢人了，哈哈……

**苛罗伯尔**（闭上眼睛）

鎌 伍 怎么样？

苛罗伯尔 但是，要記住朝鮮南方的巨门島是英国海軍占領下的汉弥登。

修伯特 开一炮，一切都可以见分晓。

苛罗伯尔 那也呆不长吧。

鎌 伍 依您的高见呢？

苛罗伯尔 首先应该传播神的福音，建立耶穌教学校，設立医院。

鎌 伍 (笑)对。所以，这回您得当我们舰队的翻譯。

苛罗伯尔 这次我是不是要以传教士的身分比舰队先走一步呢？

鎌 伍 反正都一样。总之要深入朝鮮人民群众，传播“上帝的福音”，使我国的政策能够比較順利地得到实施。

苛罗伯尔 对于这一点，我曾經考虑过。法兰西神父为什么會遭到朝鮮政府的迫害？我們美国教会怎样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传教工作……

鎌 伍 那，你得出什么样的結論？

苛罗伯尔 我首先使一个朝鮮的天主教徒变成了我們的信徒。

鎌 伍 (点头)

苛罗伯尔 那人是在一八六六年朝鮮国王大杀天主教徒时，和法兰西神父利竇尔一起逃到北京来的。他很虔誠，也比較文明，有学問。他詛咒朝鮮政府，和我接近以后，变成了我們的信徒，非常崇拜我們美国。

鎌 伍 现在干什么？

苛罗伯尔 卖首飾，很会做生意。名字叫南益相。

修伯特 南益相……南益相。

鐵 伍 让我和他见见面。

苛罗伯尔 干嗎要见面？

鐵 伍 对我們的工作來說，他将是很好的参考資料。

苛罗伯尔 那么，去叫他来嗎？

鐵 伍 您辛苦一趟吧！

〔苛罗伯尔下。〕

修伯特 这次如果制服了朝鮮政府，就按照我們的計劃，首先簽訂通商条約，然后……

鐵 伍 那是一个方面。更大的目的是……要把它作为东方和亚洲的一个重要海軍基地……

修伯特 对。前年国会已經作了决定，我們也接到了这样的指示。（指着地图上的朝鮮）从地理上来看，朝鮮是天生的亚洲大陆的跳板；从軍事上来看，是一个桥头堡……

鐵 伍 将来把整个亚洲拿到手以后，你和我便是全亚洲的統治者了，一切荣华富貴……（一起笑）不过，如果罗佐斯提督仍旧那么一味地貪得无厌……

修伯特 不管他野心多大，在我修伯尔特的政治手腕面前也得屈服。（揮着拳头，阴险地）不过，开头还得捧捧他，等到把朝鮮問題解决了以后……

鐵 伍 知道了。我們决不能因为他有几顆炮弹，就把长期以来建立的功劳让給他。

書記官 （上）罗佐斯提督關下来了。

鐵 伍 唔。便宴呢？

書記官 已經准备好了。

鐵 伍 准备发給朝鮮国王的信呢？

書記官 也写好了，现在正在眷抄。发信……

鐵 伍 會議結束後，馬上發出。

書記官 滿清政府也已答應代為轉交給朝鮮政府了。

鐵 伍 理當如此。

〔書記官下。〕

〔夫人領着羅佐斯提督和莫斯卡少校上。〕

〔羅佐斯提督是亞洲艦隊司令，商船船長出身，因為他的哥哥是大銀行家，所以他也飛黃騰達起來了。他體格健壯，長相凶惡，是飲酒賭博和屠殺人民的能手，性情傲慢而殘忍。〕

〔莫斯卡少校是海軍陸戰隊隊長。放蕩不羈的童子軍出身，三十來歲，性情粗暴。〕

鐵 伍 司令官閣下，好久不見！

羅佐斯 公使閣下，您的氣色變好了。看來您比我們軍人舒服些，進項又多。

修伯特 一路上辛苦了。本來想去接你，可是實在太忙了……

羅佐斯 北京不錯吧？

莫斯卡 修伯特大校！

修伯特 莫斯卡！

夫 人 剛到就不停地……

羅佐斯 老朋友久別重逢，心裡高興，哪裡還會想到休息？公使閣下，我早已估計到可能是要開什麼會。因為我已經接到了國防長官和海軍總司令官的命令，他們要我和您見過面以後立即採取行動。啊，公使閣下，我來介紹一下我的新副官。

莫斯卡 少校莫斯卡。

鐵 伍 （拍拍莫斯卡的脊背）的確是一個勇敢的小伙子。

**罗佐斯** 现在是我的副官，将来战争爆发以后，便是我们的陆战队队长。

**修伯特** 他很能打仗。

**魏伍** 你们从前就认识吗？

**莫斯卡** 修伯特大校是我在海军大学时的教官。

**魏伍** 那你们的关系很深罗。

**罗佐斯** 公使阁下，咱们不拘形式，现在就开始吧。

**魏伍** 真不愧是个军人。（环顾室内）

**罗佐斯** 让莫斯卡也参加这个会议吧。

**修伯特** 公使阁下，我也赞成。

**魏伍** 好。

〔大家逐渐严肃起来。〕

**魏伍** 远征朝鲜，势在必行。为此，就得动员我们在亚洲的全部舰队。

**罗佐斯**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问题只是出发的日期尚未确定。还有，这事尽管和我们海军无关，但我还是要提一提，那就是必须采取一些政治上的措施。

**修伯特** 已经安排好了。

**魏伍** 咱们一项一项地讨论吧。首先，有一些事情，负责最先采取实际行动的海军应该知道一下……

**罗佐斯** 我早就知道了。这次是武装示威，不，是讨伐——这就是这次行动的实质。

**修伯特** 司令官阁下，公开地这样提，在政治上对我们是不利的。

**罗佐斯** 我们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我们只负责采取军事行动，以便顺利地推行我国的政治，也就是说保证我们的政



治主张得以实现。

**修伯特** 公开提出的“理由”是否得当，往往会使同样的武装力量，有时变得强大一些，有时变得弱小一些。进行战争的理由的正当性和在战争中追求的真正目的，即战争的表象和实质……（自言自语地）

**罗佐斯** 知道，你是说要找个好借口……

**鎌伍**（笑）对。我们首先应该很好地懂得这一点，不过，这是绝对秘密的。

〔所有的人都变得严肃起来，只有罗佐斯仍然非常傲慢。〕

**鎌伍** 我们美国，特别是在南北战争胜利以后，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等先进工业国，因而星条旗在北美大陆成了真正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左手高举着“门罗主义”，这是为了赶走大西洋旧日的主人，在美洲保卫我们的权利……但是，右手却紧握着武器，这是为了在太平洋控制亚洲大陆，也就是征服东方的弱小民族，为我们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且永远保持下去。为此，首先就必须有一个能作跳板的海军基地。

**修伯特** 具体说来，（指着地图）这是朝鲜。这是，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已经用很便宜的价钱从俄罗斯帝国那儿买过来了，所以，在这一边太平洋的进出口有了保证。其次，这里是夏威夷，这里是菲律宾，都是很好的踏脚石……这是日本，也是很重要的地方，不过，遗憾的是贝利提督……

**罗佐斯** 我可不是贝利提督！

**莫斯卡** 只要咱们陆战队一登陆，您瞧吧，这么一个黄豆大的国